

俄罗斯的白桦林

高 莽 选编

华 夏 出 版 社

1997 年 · 北京

出版说明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在了解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正在把我们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推向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面对着与我们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这些专家学者在进行着深刻的思考,因而就有了许多这类既可称之为游记,又可称之为随笔的美文行世,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为了给读者集中展示这些美文中的佳作,我们特委托袁鹰、邵燕祥先生主编了这套《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分为十个国家,每个国家一册,一次性推出。

这里既有湖光山色的诗意摹写,又有市井风情的传神描画;既有面对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又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张扬。当你游历在这套书的字里行间之时,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让人留连的异国风光,你还会得到睿智思想的激

励，在你的灵魂世界里陡然升起一种理性思索之光。

中国在走向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当某一天你也将跨上某一国的国土之时，拿起本书吧，它会给你一种独特的指导与启迪。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编辑室

目 录

朱春雨	镜子不是太阳	(1)
戈宝权	访勃洛克故居博物馆.....	(10)
王 蒙	访苏心潮	(18)
马 烽	友谊之树常青	(50)
鲁彦周	旅途遐想	(59)
金 河	肖洛霍夫故乡散记	(75)
刘白羽	900 个火炬	(89)
草 婴	长明火	(100)
朱宪生	在屠格涅夫的故乡	(103)
高 莽	苦难的十字架	(115)
唐 挚	青春诗魂	(125)
张守仁	俄罗斯白桦林	(130)
吴泰昌	致红场卖画女郎	(133)
蒋 路	普斯科夫访古	(136)
贾梦雷	访苏纪实	(143)
王小鹰	似曾相识燕归来	(156)
袁 鹰	那个城	(167)
高洪波	赤塔纪行	(173)
蓝英年	重访海参崴	(187)

邓 刚	俄罗斯散记	(194)
张贤华	俄罗斯见闻	(207)
吕中山	莫斯科风雪	(223)
张抗抗	跛足巨人	(230)
	俄罗斯文人的“生意经”	(236)
李福亮	脚 步	(242)
李 琦	浮记俄罗斯	(250)
门瑞瑜	从莫斯科的“中国墙”下走过	(276)
编后记	高 莽	(281)

朱春雨

镜子不是太阳

——访列夫·托尔斯泰故居纪念馆

在莫斯科竟会有幢没有灯光的房子？是的。确切地说，是幢没有电灯的房子。白昼渐短的秋日，到了下午四点半钟，这幢房子里便昏暗下来；赶上阴霾的天气，代之以昏暗的是幽森的朦胧。

我恰恰是在一个阴霾的秋日的下午四点半之后，由索罗金教授领进这幢房子里的。

沿着狭窄的楼道磕磕绊绊地走着，系着参观任何博物馆都得穿的布鞋套的两脚，踩得这幢古老的木头房子的木头地板和木头楼梯咯吱作响，那声音是大地深处发出的叹息，抑或是从逝去的风月传来的感慨？哦，这从外到内都停滞在过去了的世纪的房子！

假如这幢房子不与当今人类公认的一个伟大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地方，无疑会建成现代化设备的摩天大楼或是什么别的与时代相谐调的东西；这幢旧房子，连同雕花木栅栏围起的院子、院里的亭子、附属的林木、板棚、

一个小小的印刷所的厂房，颇占了些莫斯科市内的好地皮。然而，苏联人舍得千倍万倍于此的莫斯科的好地皮，也不会舍得毁去这幢并不实用的老宅院，它是他们的骄傲，它是列夫·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城内的故居。

“全世界，全人类，都景仰他……他的心灵永远属于所有的人。”高尔基如此评价的列夫·托尔斯泰，1882年在莫斯科老织工街上买下了这处宅院，此后近20年，他除了夏天去那从祖宗处继承下来的图拉省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其余的光景大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买这处宅院的前一年迁居莫斯科，是为了方便他34岁时娶的妻子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生的大儿子谢尔盖上大学；他的那个终生未婚的、写过《我为苏维埃工作》、《托尔斯泰的悲剧》和《我父亲的一生》三部回忆录、直到1979年才亡于美国的第6个孩子——最小的女儿阿列山德拉（萨莎），则是买了这处宅院两年后生的。这时候，托尔斯泰早已是拥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俄罗斯文坛泰斗，虽然他才50刚刚出头，远不是在涅克拉索夫办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童年》的炮兵军士了。这处宅院是不乏文人名流履痕足迹的，这处宅院也伴着列夫·托尔斯泰进入了晚年，他的生命，他的思想，他的创作……就在这幢现在没有电灯的风子里，绽放着他一生最后一批花蕾，结他一生最后一批果实。

从风流倜傥的青年时代起，一直在内心与处境的矛盾中寻求出路的列夫·托尔斯泰，摆脱了在哲学与艺术中逃避现实的幻想，铁面无情地唾弃着自己所处的贵族地位，为此，他曾与对慈善事业津津乐道的好友屠格涅夫反目，甚至要与比他年长10岁的屠格涅夫决斗，直到屠格涅夫道歉才算完事；然而，他的作家应该致力社会实践的主张，又与比他小40岁

的高尔基不同，他们的关系只是互相尊重，并不很亲密。他不能容忍高尔基身上的“叛逆性”，他喜欢“像贵小姐一样谦恭寡言”的契诃夫。伟大而又可怜的列夫·托尔斯泰，丢弃不了对贵族的某些“教养”的欣赏。他在这幢房子结出的，全是矛盾的果子：

喜剧剧本《文明果实》讽刺了贵族的无所事事和精神空虚，对农民没有土地的愤慨表示同情，但他希望贵族把土地赐给农民，并不主张农民去夺得土地。剧本《黑暗势力》在揭露金钱罪恶的同时，充满了宣扬拯救灵魂的宗教说教。在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和《伊万·伊里奇之死》中，这位年轻时放荡过，并与丈夫在军队服役的农场女工阿克西尼娅·巴日金娜生过一个名叫季莫菲的儿子的托尔斯泰伯爵，则号召精神觉醒，实行禁欲主义。他晚年在这幢房子里结出的举世闻名的大果子是《复活》。买这幢房子5年后的6月间，他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度夏，他的朋友、彼得堡区法院检查官阿·费·柯尼到那里去作客，谈到他审理的一个案子，说是妓女罗萨丽娅·奥尼被控告偷了“客人”100卢布，当时有个当陪审员的贵族青年认出这个被告是自己曾占有过又抛弃掉的姑娘，良心发现，让法官转告被告，要娶其为妻；可怜那被告却得了传染病死了，那贵族青年后来也去向不明。两年后，列夫·托尔斯泰便和他的聂赫留道夫一起，寻找拯救社会的“药方”。历经10年岁月，《复活》完成了，又孪生了另一个大果子——不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他要用他的主义，求得心灵的宁静与和谐。然而，自从他41岁的旅途中对世界

和人生发生了那著名的“阿尔札马斯^① 恐怖”之后，他所崇拜的叔本华也不能摆脱他要不断发生的精神危机。《我们该怎么办？》，这是他买下这幢房子三年后的心灵的呐喊。要为自己的灵魂寻找各种突破口，他在这幢房子里，通过德文读中国的老子、孔子的著作，更钻研《圣经》，1893年，又与友人一道，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儒家道统，佛老并斥，何处是岸？“穷乎无穷，极乎无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他的不抗恶主义和禁欲主义，是否与“无为而治”和“情欲寡浅”有些瓜葛？我不敢断定。

哦，这幢古老的房子！

昏暗中，我看见一件鎏金铜架和乳白玻璃组成的东西，被链子悬在供一个大家庭就餐的屋子天棚上，不错，那是灯，是俄罗斯能工巧匠造出的十分华丽的灯；可现在，人们并不点它，人们不再生活在托尔斯泰时代，更不愿按托尔斯泰的方式生活。但世界上毕竟有过一个尽人皆知的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他的心在这幢房子跳动过。二楼楼梯转弯处有托着投名片盘子的熊仔标本；浪迹法国死在摩洛哥的小儿子米哈伊尔（米沙）的房间里，一如既往地摆着地球仪和教科书；象棋就在客厅里；小钢琴哑然地蹲在角落上，布娃娃在藤椅上凝视着；托尔斯泰最喜欢的两件时髦东西——笨重原始的照相机和同样笨重原始的自行车，也都还完好无损。照相机还可以照出相来，自行车大约也还可以驮人转动……这一切，现在在这幢房子里，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标明历史。谁还会往熊仔端的盘子里投名片？哪个孩子会读米沙的教科书？

^① 阿尔札马斯——地名，今俄罗斯联邦高尔基州南部城市。1869年9月，托尔斯泰途经此处，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愁闷与惶恐。

4000 件并非全都贵重的物品，就因为曾属于列夫·托尔斯泰，全都成了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也包括书籍：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儿》、席勒的《强盗》、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柏拉图的《斐多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果戈理的《死魂灵》……不知为什么，列夫·托尔斯泰不喜欢荷马的史诗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列夫·托尔斯泰过世之后，他的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却不能理解丈夫心理变化的老妻索菲娅，把这幢房子捐给了市参议会，希望辟为托尔斯泰图书馆，遭到沙皇政府的拒绝。1920 年 4 月 6 日，列宁签发了建立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的命令，他的大女儿塔季扬娜和唯一没有离开祖国的孩子谢尔盖，才把另一个时代的造物——这幢房子的上下两层 16 个房间，恢复了本来面目，这就是我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它留着彼时的庄严与窒闷，盛装着列夫·托尔斯泰矛盾的晚年。他的老想离家出走最后在阿斯塔波沃车站见了上帝的 82 岁的孤魂，不知是否还在这幢没有灯光的房子里徘徊？这属于我们也属于未来的过去了的人……

其实，列夫·托尔斯泰距今天并不遥远。他生在 1828 年，相当于中国清朝道光初年。那年，清政府平定了新疆的张格尔叛乱，那时候，英国人史蒂芬孙造出的第一辆蒸汽机车刚刚应用到运输业上。他死在 1910 年，而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结束于 1911 年。在他的一生的时间跨度里，世界发生了非常的震撼：出了一部《共产党宣言》，逝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岁月里的中国，则是一片战云硝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八国联军……越来越多的割地赔款，越来越多的死亡和鲜血！从深重苦难中解脱出来的炎黄子孙，该如何理解这个俄罗斯名字：列夫·托尔斯泰？1900 年他写了

《致中国人》的文章。

我在他的肖像前陷入沉思；他那渴望洞穿世界与人生之谜的目光能启迪我一些什么？

“怎么发怔，我的朋友？”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一边交谈了很久的索罗金教授回到我身边。

“我在想伟大与平庸的差异。”我指着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段日记，“他好像很不喜欢这幢房子……”

“是的。”索罗金把他那用线绳拴着挂在胸前的眼镜戴上了，“这段日记，是他搬到莫斯科之后一个月时写下的：‘臭气、巨大的石头建筑物、奢侈、穷困、下流堕落。向民众强抢豪夺的坏蛋们集到一处，收罗了兵痞和法官，来为他们的欢聚当保镖，如此饕餮饮宴。你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顺应他们，再设法把他们抢去的东西骗回来。’听清了没有？他说的是‘骗’回来，而不是用别的办法。”

“这不是高明主意。可拿他老人家怎么办呢？大概一个人伟大的同时，总会有些致命的短处吧？”我信口开河地议论，“这是上帝在搞平均主义。不然，集伟大于一身者固然美妙绝伦，而集渺小于一身者，岂不是丑恶盖世了吗？”

“你的这些高论，等以后写作品时再抒发吧！”索罗金教授笑了一通，“现在，我倒是愿让你多掌握些素材。刚才，这里的工作人员谈的一段列夫·托尔斯泰轶闻，对于你是有用的，知道吗？”

“你说说看。”我被吊起了胃口，赶忙问：“是他买了这幢房子之后的事情？”

“岂止是买房子之后，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10年4月至5月。”

这段轶闻便是下边的故事：

那时，托尔斯泰衰老的心像放进了一只深深的铁锅里，被各种各样的烈焰熬煎着；年前，他的秘书古谢夫以“进行革命宣传和散发违禁书籍”被判流放两年，他的老妻越发地跟他过不去，乃至矛盾纠缠到他的追随者们，尤其是那个“媒介”出版社的乌·格·切尔特科夫。这个曾笃诚地对待东正教会到头来被除了教籍的老人，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着。他没想到，4月的一天，他接到了一封颇能使他改换心境的信。

那信，是一个并不相识的村姑写来的，她把列夫·托尔斯泰当成生活的伟大导师，向他倾诉自己的苦衷。她说她九岁的时候便到田里干活儿了。大些的时候，妈就把她送到地主老爷家当女仆，这可不是人能忍受的差事：在老爷家的人面前，永远得站着；老爷家的人毫无来由地骂你的时候，永远得默不作声地听着……因为奴仆和老爷是不同的。然而，谁也不能阻止她去诅咒和憎恨这样的现实，只是她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这样的现实。她的父母又要把她嫁给她不爱的男人，做另一种奴仆；她不干，她跑了，她要寻求完全不同的别样的方式生活，真正像一个人那样活着，是自立的人，而不是附庸喘气的东西。她说她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跟人家学裁缝手艺，又以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架缝纫机；可是她的命运不济，生意不好，眼看结帐期限到了，她还差80卢布还不了缝纫机的债。天呐，这可怎么办？希望列夫·托尔斯泰给她出个迅速挣到80卢布的主意。

列夫·托尔斯泰读了这封长长的信，眼里闪出许久没有过的激动的光，他说这封长信本身就是一篇了不起的著作，如此的深刻，如此的真实。他立即回信说自己可以给那村姑出一个十分好的主意，就是把这封信拿出去发表；这样好的文章，会有人发表的；只要发表，自然会给作者一笔稿酬的。他

的这封信对于那村姑，真是喜从天降，她又写信给列夫·托尔斯泰，说她得到的不只是80卢布，而是可贵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才会战胜黑暗找到幸福。不久，那村姑果然收到了80卢布，那是《俄罗斯言论》寄给她的，她的那封信，却没有发表。尽管这样，也足以唤起这个村姑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崇敬之后的信任了。在她的心目中，列夫·托尔斯泰就是解脱穷人苦难的圣贤，她希望从他那里看到一条新生活的路。遗憾，列夫·托尔斯泰这时能赐予她的，只有不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了。她怅然了，她对列夫·托尔斯泰除了感激，剩下的全是失望……她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半年之后便死去的列夫·托尔斯泰他老人家自己，也是寻找不到出路的。

更让人饶有兴味的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说，这个与列夫·托尔斯泰有过通信往来的村姑，至今还活着。五家杂志1978年把她写给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一封长信作为研究资料发表后，她的亲属读到了，给杂志社写了信，于是，她像珍贵文物一样，被人们“发掘”出来，她叫阿加菲娅·季什科娃。她对列夫·托尔斯泰失望之后不久，她的奋斗也结束了，还是成了别人的奴仆。十月革命才结束了她奴仆的命运，她当过一个小单位的工会主席；卫国战争时，得过保卫莫斯科勋章。1951年退休，她还得到一枚“入党50周年证章”。她已经很老了，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过的这幢房子一样地老了。

“大概，她现在对列夫·托尔斯泰该是理解的吧！”索罗金教授说，“理解，不一定就能带来希望，但总不会是失望。历史唯物主义嘛！”

“矛盾的托尔斯泰！”我的感叹。有谁能比列宁更准确地

剖析列夫·托尔斯泰世界观上的这种惊人的矛盾呢？恐怕没有了。列宁认为：“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时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好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列夫·托尔斯泰，这个会耕田又会缝靴子的伯爵，如其像契诃夫那样说他是一个巨人，毋宁说是一段博大精深的历史，即使他最后在苦闷中想否定艺术，但他还是以自己堂皇的创造，把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推向高峰，影响着福楼拜、左拉、莫泊桑、法朗士、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肖伯纳、德莱赛、斯蒂芬·茨维格、托马斯·曼和一代俄罗斯作家。难怪鲁迅先生说托尔斯泰是“开人类文学史异彩”的人。今天的世界上，大约不会有不知道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家；而到莫斯科的外国人，恐怕也很少有人不到这里来看看这幢房子，这幢没有灯光的房子……

很难说出我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走出这幢没有灯光的房子，走出它那雕花木栅栏围起的院子，这时，暮霭已布上老织工街——不不不，现在它叫列夫·托尔斯泰街。回头看去，那幢房子连同它的院子，都溶在灰蒙蒙的、令人思索的光调里。

“噢，它还是没有灯光。”索罗金教授解释道，“就是为了保持当年那种真实气氛。”

“托尔斯泰是镜子，不是太阳。这房子里是昏暗迷茫的，也就不足为怪了。”我说。

戈宝权

访勃洛克故居博物馆

记得 1980 年 7 月，为了纪念 20 世纪初叶的俄罗斯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诞辰 100 周年，我曾写了一篇《我是怎样译〈十二个〉的》，发表在《苏联文学》第四期上。想不到这篇文章竟成了我重新研究勃洛克和准备再印他的这篇名诗的起点。这时我已对《十二个》的译文做了修改；同时还翻译了他在 1915 年写的《自传》，节译了他在 1918 年写的著名的论文《知识分子与革命》。更想不到的是，1983 年 12 月我有机会重访列宁格勒，参观了在 1980 年 11 月新建立的勃洛克故居博物馆，这就使我对勃洛克和他写作《十二个》的时代、历史和地理背景，又有了更新的认识。

—

1983 年 11 月下旬到 12 月上旬，我和高莽同志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苏联文学翻译家会议。在 12 月 2 日会议闭

幕之后，我们就到列宁格勒做了三天短暂的访问。列宁格勒是我旧游之地，早在1937年2月当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时，我就到过这里，因此我深知这个城市的严寒和风雪交加的情景。此后在1956年5月和1957年3月，我又两次到过这个城市，多次走过涅瓦大街，漫步在“青铜骑士”彼得大帝铜像的周围和著名的冬宫广场上，欣赏过它的初春的景色和美丽的白夜。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26年，在1/4世纪之后旧地重游，通过观光市容我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新的面貌。也许由于近年来专注于勃洛克，因此这次更多的印象又是同勃洛克的著名长诗《十二个》交织在一起的。

12月3日清晨八时，我们乘坐“红箭”特别快车抵达列宁格勒的十月车站。当我们走上车站门前的起义广场时，天色还是漆黑的，不断地飘着鹅毛大雪，一阵阵的寒风从波罗的海袭来。我首先联想起了《十二个》开头的几行诗：

黑色的夜。

白色的雪。

风呀，风呀！

人的脚都站不住。

风呀，风呀——

吹遍了上帝保佑的全世界！

我们乘上旅行社迎接旅客的大轿车，要穿过列宁格勒市中心，越过涅瓦河，才能到达瓦西列夫斯克岛上位于芬兰湾边的“滨临波罗的海”大饭店。在将近半个多小时的行程当中，我们饱览了列宁格勒的夜景。我们首先要穿过有名的涅瓦大街，这是俄国名作家果戈理在他的小说里曾经多次描绘

过的地方。涅瓦大街可说是列宁格勒全城的精华，因为这里有那么多的运河、桥梁、广场、宫殿、教堂、剧院和商场之类的古老建筑，在它存在的两百多年当中，始终给人以一种美丽、和谐而又壮观的印象，难怪果戈理在他著名的小说《涅瓦大街》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没有什么能比涅瓦大街更美的了，至少在彼得堡；对于彼得堡，它就代表了一切。”据迎接我们的一位苏联作家说，苏联政府有过指令，不准在涅瓦大街上再兴建任何新的现代式的建筑物。正因为这样，它始终保持着原有的美貌，而且由于不断地粉刷和修缮，故能永葆它旧有的壮丽和辉煌。

就在这条四公里长的大街上，从起义广场一直到海军部大厦和冬宫广场，差不多都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建筑物。我们先跨过方坦卡河，河上的安尼奇科夫桥，是以四座驯马者的雕像闻名的。在桥的左岸是豪华的安尼奇科夫宫，过去这里是皇室和宫廷经常举行盛大舞会的地方，从 1937 年起它已改成为列宁格勒少年先锋队员宫。再往前走是以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这一带是戏剧的中心，有闻名的普希金话剧剧院。在广场的斜对面是艺术广场，这里有小歌剧与舞剧剧院、大小两所音乐会堂、音乐喜剧剧院、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话剧剧院、木偶剧院，还有著名的俄罗斯美术陈列馆。沿着涅瓦大街往前走，是以名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名字命名的公立图书馆和有名的大百货商场，这座商场也是果戈理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出入的地方。

在大百货商场和宏伟的喀山大教堂之间，是旧彼得堡杜马（市议会）的大楼。这座大楼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注意，因为当我在 1946 年初次翻译勃洛克的《十二个》时，译到第